



大學衍義

九

田
三

服部文庫
117
2/2
9



117
212
9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二

辨人材

姦雄竊國之術

春秋傳晉魏絳曰晉國名魏絳晉大夫昔有夏之方衰也后羿

自鉏遷于窮石后羿夏諸侯鉏及窮石皆地名因夏民以代夏政禹

太康淫放失國夏人立其弟仲康仲康亦微弱仲康奪子相立羿遂代相號曰有窮特其射也

羿善射不脩民事而淫于原獸淫放原野棄武羅伯因熊髡

尤圍四子皆羿之賢臣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讒子弟也

伯明后寒棄之夷羿收之夷氏信而使之以為己相浞

行媚于內內宮而施賂于外愚弄其民而虞羿于田

樂樂以遊遊出樹之詐慝以取其國家外內咸服詐信浞羿猶

不悛悛改將歸自田家衆殺而烹之家衆寒浞之私黨也烹鬻也殺

羿而鬻食之也浞因羿室就其妃妾

臣按自古姦臣欲盜其君之國非挾宮闈之助

合左右之交則不能獨為故寒浞之相羿也行

媚於內而施賂於外內外盤結無一發其姦者

然後得以愚弄上下而恣其所欲為使羿無從

禽之荒則茲心未偕猶有時而覺也故又虞羿

于田使之馳騁弋獵以汨亂其精神顛倒其志

慮於是詐慝之謀得立而取羿之國戕羿之身

若反手然當有夏之時風俗淳質已有巧於篡

盜如寒浞者况後世哉是以虞周君臣更相勅

戒曰無逸游無耽樂以此為防後世猶有湛音

于酒色而舉國投入如漢成帝者

史記漢司馬遷所作齊世家齊世家紀齊田乞事齊景公為

大夫其收賦稅於民以小斗受之其粟與民以太斗

行陰德於民而景公弗禁由此田氏得齊衆心宗族

大學衍義 卷十七 姦雄竊國之術 二

惟其言近
似故稱權
靡其

益疆。晏子數諫，公弗聽。景公有寵姬，生子荼。景公病，命其相國惠子、高昭子立荼為太子。景公卒，兩相立，荼是為晏孺子。田乞不說，遂立景公他子陽生而殺晏孺子。專齊政，乞卒。子常立復脩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執其君簡公而弑之。立簡公弟是為平公。田常言於平公曰：『德，施人之所欲，君其行之；刑，罰人之所惡，臣請行之。』行之五年，齊國之政皆歸田常。常於是盡誅鮑、晏、監、止。鮑、晏、監、止皆齊太家。及公族之彊者而割齊，自安平以東至琅瑯。安平、琅瑯皆邑名。自為封邑，封邑大於平公之所食。常卒。子盤立，使其

兄弟宗人盡為齊都邑大夫。盤之孫田和乃遷其君康公於海上，食一城以奉其先祀，而立為齊侯。

臣按：左氏傳載晏子對景公略曰：『陳氏雖無大德而有施於民，田氏本出於陳，故又曰陳氏。豆區釜鍾之數，其取之公也薄，其施之民也厚。焉公厚斂焉，陳氏厚施焉，民歸之矣。後世若少惰，陳氏而不亡，則國非其國也。』公曰：『善哉！』是可知。若何對曰：『唯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大夫不收，公利，公曰：『善哉！』我不能矣。』史記所謂晏子諫而公不聽者，此也。方田氏之初，不過以小惠施於國人而

已使景公用晏子之言脩明君臣上下之禮使
惠施出於上而下不得私利權歸於上而下不
得擅則太分明而人心一雖曰日氏其能竊國
乎景公乃善之而不能用在公則厚斂焉田氏
則厚施焉是驅其人而歸之也景公既沒於是
田乞因王少國疑之際得以擅廢立之權而國
之太柄在其掌握矣及田乞死而常代立既專
惠施以作福又專刑罰以作威於是弑君而人
莫敢討世臣公族以次揃滅而人莫敢問越再
世卒有齊國亦云晚矣易曰臣弑其君于弑其

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
不早辨也田氏之禍在景公世猶可為也及其
既久則不可為矣蓋其漸之不圖而早之不辨
至於篡勢之已成孰得而遏之哉漢人有言權
臣易世則危蓋言顓國之久則其權不可收其
勢不可制必至於危也故田乞之後有田常遂
以代齊季宿之後有意如亦以擅魯李武子名宿
平子各意至於鳳莽操丕之於漢王鳳專政歷
如逐昭公至於五侯至從子莽篡位曹操專政至於不篡位是為魏文帝懿師昭炎之於魏懿始
專政其子師繼之師弟昭遂其皆以其漸取之
晉王昭子炎篡位是為武帝

推原本末由其不早辨故爾然則人主其可一日失其操柄也哉

秦昭王子安國君爲太子安國君有子二十餘人其愛姬華陽夫人無子夏姬之子子楚爲秦質子於趙趙不甚禮子楚居處困不得志陽翟大賈呂不韋賈邯鄲見之曰此奇貨可居乃往見請以千金西游事安國君及華陽夫人立子楚爲適嗣子楚曰必如君策請得分秦國與君共之不韋乃以五百金與子楚爲進用結賓客復以五百金買奇物玩好自奉而西游秦求見華陽夫人姊而以其物獻華陽夫人因

言子楚賢智結賓客徧天下常曰楚也以夫人爲天日夜泣思太子及夫人夫人大喜不韋因使其姊說夫人請立子楚以爲嗣安國君許之乃與夫人刻玉符約以爲適嗣而請呂不韋傳之不韋取邯鄲諸姬絕好善舞者與居知有身子楚從不韋飲見而說之因起爲壽請之不韋怒念已破家爲子楚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爲夫人昭王薨安國君立爲王華陽夫人爲王后子楚爲太子秦王立一日薨諡孝文王子楚立是爲莊襄王以不韋爲丞相封文信侯莊襄王立二年薨太子政

爲王尊不韋爲相國稱仲父秦王年少太后時時私竊通不韋後始皇帝壯不韋事發誅

臣按呂不韋非直太賈蓋太盜也方其見子楚曰奇貨可居固料已之能使子楚得國又能移子楚之國爲已之國矣其捐千金也非輕利也譚其利有百乎此也其獻姬也非能割已之欲也謂其所欲有萬乎此也史稱子楚之請姬也不韋怒旣不獲已與之夫不韋不出他姬而飲子楚而以娠者飲子楚固知其見而悅悅而請請而與之則異時得國者吾之子也其獻也所

欲而非強也其怒也僞而非情也包藏深而布置遠非獨子楚不能察雖後之作史者猶莫之察也且孝文之立三日而薨莊襄之立三年而薨豈其偶然邪抑必有其故矣夫以不韋之智巧能使子楚外入超在內二十餘公子而得國安知其不能速二君之死而趣立其子乎子政立則嬴氏之國轉而呂氏有矣蓋自子楚之嗣至此不二十年而呂氏得國故先儒以謂始皇旣立伯翳之祀已絕史氏紀錄宜曰後秦可也秦自孝公以至昭王國勢日益雄張嘗合五國

之師百萬之衆攻之而不能克而不韋以一女子從容談笑奪其國於衽席間故曰不韋非獨太賈蓋太盜也其後楚相黃歇亦先納李園之妹娠而獻之君生子為太子遂以黃代芊其竊國之術與不韋同然一人卒以是自族果何益哉臣今列此於篡臣之篇者欲人君知姦臣用智之可畏謹母以色而傾其國也噫

漢王莽孝元皇后之弟子也莽羣兄弟皆乘時侈靡以輿馬聲色佚游相高莽獨折節為恭儉成帝封莽為新都侯遷騎都尉光祿大夫侍中宿衛謹勅爵位

益尊節操益謙散輿馬衣裘振施賓客收贍名士交結將相卿大夫甚衆故在位更推薦之游者為之談說虛譽隆洽傾其諸父矣敢為激發之行處之不慙慙也後大司馬曲陽侯根薦莽自代上遂擢為大司馬莽既拔出同列繼四父而輔政鳳。商。立。根。四人皆為大司馬而莽之請父也欲令名譽過前人遂聘諸賢良以為掾史賞賜邑錢盡以享士哀帝即位以爭傳太后稱尊號事遺就國

臣按此莽飾偽釣名之始也然當是時豈必遽有篡志哉履霜之不戒則其漸必至於堅冰是

以聖人畏諸

哀帝崩無子。太皇太后召莽拜為大司馬。迎中山王為後。是為平帝。時年九歲。太后臨朝稱制。委政於莽。莽以大司徒孔光名儒相。三主太后所敬。於是盛尊事光。引光女壻甄邯為侍中。諸哀帝外戚及大臣居位。素所不說者。莽皆傳致其罪。傳讀曰附。附益而為引致之。念入於罪。為請奏。令邯持與光。光素畏謹。不敢不上之。莽白太后。輒可其奏。於是附順者拔擢。忤恨者誅滅。王舜王邑為腹心。甄豐甄邯主鑿斷。平晏領機事。劉歆典文章。孫建為爪牙。莽色厲而言方。外示勁厲之色。而假為方直之言。欲有

所為微見風采。黨與承其指意而顯奏之。莽稽首涕泣。固推遜焉。上以惑太后。下以示眾庶。

臣按此莽得權用事之始也。故其情狀浸與昔異。其推尊孔光以其有重名而易制也。名重則可以欺天下。易制則不妨己之權。而可以行己之志。前則霍光之於蔡義。後則任文之於杜佑。其術略同。自色厲言方以下。史氏所以狀莽之情態也。孔子以色厲內荏為穿窬之盜。蓋外為剛勁之色。而中實陰柔。所以欺世盜名也。莽之竊國。蓋用此術。欲有所為。微示風指。及其得請。

則涕泣固辭姦偽至此雖明君未能遽察况易
欺之母后與易惑之眾庶乎其潛移漢鼎宜矣
始風益州令塞外蠻夷獻白雉莽白太后以白雉薦
宗廟羣臣因奏莽功德致周成白雉之瑞宜賜號安
漢公莽上書讓不聽又固辭羣臣復上言宜以時加
賞太后下詔益封莽二萬八千戶為太傅賜安漢公
於是莽為惶恐不得已而起受策又讓還益封爵邑
臣按此莽居攝之漸也安漢之稱用周公故事
也既如周公之稱公亦可如周公之居攝矣
莽欲專斷知太后厭政乃風公卿奏言太后不宜親

省小事冷太后下詔自今封爵乃以聞他事安漢公
四輔平決權與人主侔矣

臣按此莽奪國之漸也凡姦臣之欲奪國必先
顛國顛則惟吾之所欲為雖奪人之國莫與爭
者矣

莽念中國已平唯四夷未有異乃遣使者齎金幣重
賂匈奴單于使上書聞中國譏二名故名囊知牙斯
今更名知慕從聖制所以誑耀媚事太后下至旁側
長御其故萬端旁側長御謂大后
宮中諸妾御也

臣按莽於元后為近親自足以得其意矣而猶

必事旁側長御者此寒浞行嬖於內之故智也
姦賊之心所以彌縫上下者其密如此

莽既尊重欲以女配帝為皇后以固其權奏言長秋
宮未建請考論五經定娶禮正十二女之義以廣繼
嗣博采二王後及周公孔子世列侯在長安者適子
女適讀曰嫡謂妻所生也事下有司上眾女名王氏女多在選
中者莽恐其與已女爭即上言身無德子林下不殖
與眾女竝采太后以為至誠乃下詔王氏女朕之外
家其勿采庶民諸生郎吏以上守闕上書及公卿太
夫咸言安漢公盛勳堂堂如此今當立后奈何廢公

女願得公女為天下母莽遣長史以下分部曉止而
上書者愈甚太后不得已聽采莽女莽復自白宜博
選眾女公卿爭不宜采諸女以貳正統莽女遂立為
后厥後采伊尹周公稱號加莽為宰衡位上公

臣按莽既顛國柄又求為后父則其尊莫與匹
矣然委蛇曲折備極姦偽之態若不得已而後
受焉自是身為宰衡女配宸極朝廷宮省之權
一出於已於奪國也何有其後曹操將篡漢亦
殺伏后而立其女隋楊堅以后父而取後周之
天下大抵類此

是歲莽奏起明堂辟雍靈臺為學者築舍萬區徵天下通一藝以上皆詣公中網羅天下異能之士至者前後千數

臣按莽將篡漢故為此以要譽於天下之士非真有意育材致賢為漢家計也

羣臣奏言宰衡位宜在諸侯王上詔曰可其議九錫之法遂加九命之錫九錫者車馬之服樂垂朱戶納陛武賁鈇鉞弓矢鉅鬯

臣按九錫者天子之禮也齊桓晉文有功於周室所錫者二三而已今莽備之是乃居攝即真之漸也其後人臣將篡者必先加此蓋皆用莽

故事云

莽先所白遺風俗使者八人還詐為郡國造歌謠頌功德凡三萬言泉陵侯劉慶言周成王幼小稱孺子周公居攝今帝富於春秋宜令安漢公行天子事平帝崩莽篡也莽選宣帝玄孫中最幼子嬰年二歲託以卜相最吉是月前輝光謝囂奏武功長孟通浚井得白石有丹書文曰告安漢公莽為皇帝符命之起自此始莽使羣公以白太后曰莽非有他但欲稱攝以重其權填服天下耳太后許之乃令居攝踐阼如周公故事明年改元居攝立嬰為皇太子號曰孺子後

又稱符命卽真天子位。定有天下之號曰新云。班固贊曰。王莽始起。外戚折節。力行以要名譽。及其居位輔政。成衰之間。勤勞國家。動息稱述。豈所謂色取仁而行違者邪。莽既不仁。而有佞邪之材。又乘四父歷世之權。遭漢中微。國統三絕。而太后壽考爲之宗主。故得肆其姦慝。以成篡竊之禍。及其竊位南面。處非所據。顛覆之執。險於桀紂。而莽晏然。自以爲黃虞復出也。廼始恣睢。奮其威詐。滔天虐民。窮凶極惡。毒流諸夏。亂延蠻貊。自書傳所載。亂臣賊子。無道之人。考其禍敗。未有如莽之甚者也。

臣按。班固所評。可謂盡莽之情狀矣。然嘗論之。莽之姦僞。固足以欺天罔人。然使成帝不任外戚以政。而元后不私外家以權。則莽雖挾材任數。方陳力奔走之不暇。何惡之能爲。故莽之至此者。成帝元后之罪也。雖然。豈獨莽哉。前而田常。後而操懿。姦則姦矣。使人主能慎履霜之戒。而不失馭臣之柄。則皆當時之能臣也。嗚呼。有天下者。其可不防其漸。

以上論姦雄竊國之術。臣按。古今篡臣多矣。而獨載此四人者。以其姦謀詭計。最巧。

且密故也。若曹操之篡漢，則因討賊而顯兵柄；司馬懿之篡魏，則因受遺而盜國柄。其後劉裕之篡晉也，似孫楊堅之篡周也，似懿是數人者，皆以虎豹之暴，劫取神器。其情狀為易知，而此四人者，其狡如兔，其嫌如狐，其陰中人如鬼蜮，其居膏肓之間，如二豎子，能使入主陰授以國，而不知其情狀為難察。臣故略其易知者，而著其難察者。欲有天下者，開卷瞭然，如見九鼎而識魍魎，罔兩之形，圖之於未然，杜之於未

兆庶乎竊國之姦，不得而逞矣。嗚呼，艱哉。

大學衍義卷之十七

大學衍義卷之十八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高 今 陳 仁 錫 之 評 閱 大 明 史 官 陳 仁 錫 評 閱 大 明 史 官 陳 仁 錫 評 閱

大學衍義卷之十八

宋 學士 真德秀 彙輯

明 史官 陳仁錫 評閱

格物致知之要

辨人材

儉邪罔上之情 姦臣

秦二世立以趙高為郎中令 高臣者 常侍中用事二世

燕居召高謂曰人之居世間猶騁六驥過夫隙也吾

欲悉耳目之所好窮心志之所樂以終吾年壽可乎

高曰此賢主之所能行而昏亂主之所禁也夫沙丘

本為商賈
變而至殺
穆何毒也

之謀諸公子及大臣皆疑焉而諸公子盡帝兄大臣
又先帝之所置也今陛下初立此皆怏怏不服恐為
變陛下安得為此樂乎二世曰為之奈何高曰嚴法
而剋刑冷有罪者相坐誅至收族滅大臣而遠骨肉
貧者富之賤者貴之盡除去先帝之舊臣更置陛下
所親信者如此則害除而姦謀塞陛下安枕肆意寵
樂矣二世然之乃更為法律羣臣諸公子有罪輒下
高令鞠治之殺大臣蒙毅等公子十二人其左儻外咸陽
市財物入縣官法令誅罰日益刻深羣臣人人自危
欲畔者眾於是楚成卒陳勝吳廣等作亂起於山東

傑俊相立為侯王叛秦

臣按姦臣之將盜有其國也必先以荒昏淫樂
蠱其君之心術然後已之志得行趙高之於二
世欲有以蠱之久矣一聞恣耳目窮心志之問
即深贊之曰此明主之所能行而昏主之所禁
也夫兢兢業業無遊無逸者堯舜之行也荒湛
于色淫亂于酒者桀紂之行也高言悖道反易
昏明本不難照蓋高之心欲一世盡除先朝舊
人而專政於已故因其問而極言勸誘之夫深
刑峻法翦滅大臣宗室高之所目便也安枕肆

意於淫樂。此二世之所喜聞也。中其主之所喜以伸已之所便。故高言進如石投水。卒之刑戮蕃而怨畔起。二世之身且岌岌然。猶燕巢幕安枕之樂。果何在哉。二世既以此敗亡。世之人遂以高言為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然佞邪之臣以此蠱其君。昏亂之主以此覆其國者。相踵也是。明知其為鈎吻烏喙。必殺人之物。而甘心嗜之不厭也。嗚呼悲矣。

李斯數欲請諫。二世不許。而責問斯曰。彼賢人之有天下。專用天下適已而已矣。吾欲肆志廣欲。長享天

下而無害為之。奈何。李斯子由為三川守。羣盜略地。過其莫能禁。使者覆案三川相屬。誚讓斯居三公位。如何。令盜如此。李斯恐懼。重爵祿。不知所裁。乃阿二世意。欲求容。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能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不敢不竭能以徇其主矣。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恣。縱也。睢。睨目貌。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顧以其身勞于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修申韓之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而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商君之法。刑棄灰于道。

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唯明主為能深督
輕罪夫罪輕且督深况有重罪乎故民不敢犯也且
夫儉節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
理之人間於側間去聲則流漫之志誦矣烈士死節
之行顯于世則淫康之虞廢矣虞與故明主能外此
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故身尊而勢重也
書奏二世悅於是行督責益嚴稅民深者為良吏殺
入眾者為忠臣刑者相半於道而死人日積於市二
世曰若此可謂能督責矣

臣按二世之問李斯即前之所以問趙高者也

孰能外此

而斯所進說更甚於高排堯禹而進申商於是
督責之法行而人無容足之地矣舉天下之人
無所容足而為人君者欲偃然自肆於上有是
理哉臣謂斯向之言皆斷喪秦室之斧斤後世
人主不可以不察

趙高所殺及報私怨眾多恣大臣奏事毀之乃說二
世曰天子所以貴者但以聞聲羣臣莫得見其面故
號曰朕且陛下富於春秋未必盡通諸事今坐朝廷
譴舉有不當者則見短於大臣非所以示神明於天
下也且陛下深拱禁中與臣及侍中習法者待事

但謂秦二
世而亡不
知姦臣所
以亡國者
如此其不
易

大學後義
來有以揆之。如此則大臣不敢奏疑事。天下稱聖主矣。二世用其計。乃不坐朝廷。見大臣居禁中。事皆決於高。

臣按自昔忠臣欲其君之賢且明者。必勸之以
躬。攬萬機。日臨羣臣。如太陽之燭萬物。輝光所
發。無所不被。然後已。得以驗其忠誠。而措天下
於安。自昔姦臣欲其君之愚且闇者。必勸之以
深居宮省。託耳目於左右之便嬖。而下情之隱
伏。政令之得失。一無所覩。然後已。得以肆其姦
慝。而擠天下於亡。忠臣姦臣之分。亦觀於是。而

已矣。

與之受未
以痛受
害者可為
敬

高聞丞相斯以為言。乃見斯曰。關東羣盜多。今上急
益發繇。治阿房宮。聚狗馬無用之物。臣欲諫。為位賤
此真君侯之事。君何不諫。斯曰。吾欲言之久矣。上不
坐朝。居深宮。欲見無間。間音閑。謂無事時也。高曰。君誠能諫。請
為君侯。上問諸君。於是趙高待二世方燕樂。婦女居
前。使人告斯。上方間可奏事。丞相至宮門。上謁。如是
者三。二世怒曰。吾常多間日。丞相不來。吾乃燕私。丞
相輒來請事。丞相豈少我哉。少我。謂以我年少。而相輕也。趙高因
曰。沙丘之謀。丞相與焉。今陛下立為帝。而丞相貴不

此其意欲裂地而王矣。且丞相男李由為三川
 守。楚盜陳勝等皆丞相旁縣子。過三川。城守不肯擊。
 高聞其文書相往來。且丞相居外。權重於陛下。二世
 以為然。乃使人案驗三川守。與盜通狀。李斯聞之。是
 時二世在甘泉。方作殿。抵優俳之觀。觀音斯不得見。
 因上書言高有邪泆之志。危反之行。陛下不圖。臣恐
 其為變。二世信高。恐斯殺之。乃私告高高曰。丞相所
 患者獨高高死。丞相即欲為田常所為。於是二世以
 斯屬郎中令高案治。斯與子由謀反狀。榜掠千餘。不
 勝痛。自誣服。斯從獄中上書高。使吏棄去。不奏。曰。囚

安得上書。高使其客十餘輩。詐為御史謁者侍中。更
 往覆訊斯。斯以實對。輒復榜之。後二世使人驗斯。斯
 不敢更言辭服。奏當上。二世喜曰。微趙君幾為丞相。
 所賣。二年具斯五刑。腰斬咸陽。斯已死。二世拜高
 為中丞相。事無大小輒決於高。

臣按此趙高誘斯而陷之也。斯之姦詐。豈下於
 高。高且墮高術中而不悟。況二世之庸闇。何怪
 其玩弄于股掌間。如嬰兒乎。高之所忌者斯也。
 斯死則高之為田常也不難矣。高乃反而曰。之
 吁。可畏哉。斯死而高代之。且創為中丞相之名。

內而宮禁外而軍國無不在其掌握中者二世之未為齊簡公直須時耳

趙高欲為亂恐羣臣不聽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耶謂鹿為馬問左右或嘿或言馬以阿順高或言鹿高因陰中諸言高鹿者後羣臣皆畏高

群臣畏高恐不因此事

臣按此高將為篡奪之事故以此嘗試羣臣而不敢上其從已與否也鹿馬易辨之物而羣下不敢言則其為亂也孰禦事勢至此縱二世覺之亦無能為矣聖人有言不曰如之何如之何者吾

未如之何也已矣故有國者必防其漸

高前數言關東盜無能為及項羽虜秦將王離等鉅

鹿下而章邯等數邯亦秦將燕趙齊楚韓魏皆立為王

自關以東大抵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西

鄉沛公已屠武關漢高帝時以沛公起兵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使其婿咸陽令閻樂等引兵入望

夷宮高入告曰山東羣盜共大至因劫二世令自殺

引璽而佩之左右百官莫從乃召子嬰立之子嬰即

位以計殺高夷三族嬰立三月沛公兵從武關入嬰

降項羽至殺之秦亡

連藥之效至于劫殺

臣按趙高之工為諛說。二世必以為愛已也。孰知其睥睨璽戟欲取而代已哉。斯高之事。且著遷史。臣今剽取其略。欲人主知姦邪情狀之若此。而二世信之。其禍敗若彼。庶為永鑑乎。高本閹人。臣今不列于內臣之篇。而叙於姦臣之首者。以其姦凶桀黠。不可以閹臣視之。故也。恭顯之驕放此。

漢中書令弘恭僕射石顯。二人皆宦者。中書令僕射在漢皆宦官之職。自宣帝時久典樞機。樞謂戶之轉。若機謂弩之牙。皆物之要處。故以喻政事之機要焉。明習文法。元帝初即位。多疾。以顯久典事。中人無外

黨精專。可信任。遂委以政事。無小人。因顯白次貴幸。傾朝百僚皆敬事。顯為人巧慧習事。能探得人主微指。內深賊持詭辯。以中傷人。詭辯姦詭。詐恨。違忤。而怨恨。睚眦。怒。自相視貌。怨之小者也。詐恨睚眦。輒被以危瀆。被加也。臣按自昔小人將竊權寵。必先窺伺主意。而迎合之。蓋人主好惡不同。喜怒難必。非潛觀密測。得其指意。則無以為容悅取媚之地。故薛公事齊王。王有愛姬。七未知所立。薛公獻七珥。美其一。明白視美珥所在。請立以為夫人。王從之。申不害相韓昭侯。昭侯謀之以事申子。未知侯之

所欲也。則使同列平人先陳其計。微視昭侯所
悅而言之。昭侯大悅。姦臣事君。多合少忤者。以
其能覘上意所在故也。石顯之見信於漢元。蓋
用此術。

時外屬侍中史高太子太傅蕭望之少傅周堪皆受
宣帝遺詔輔政望之堪以師傅舊恩數宴見言治亂
陳王事望之建白宗室明經有行散騎諫大夫劉更
生為給事中。漢制給事中為加官。朝臣如此則入朝
內朝。故曰給事中。非今兩省官比也。
與侍中金敞竝拾遺左右。拾遺謂人君言行或有遺
失則收拾而正救之也。故
後世以為四人同心謀議勸導上以古誼多所欲匡
諫官之名。

建

正上甚鄉納之。史高竝位而已。言但備位
無所建明由此與望
之有隙。石顯又與高相表裏。常獨侍故事。不從望之
等。

庸人者為
人所必用

臣按小人欲擠君子必固結有力者以為黨援
然後君子不得以自容。史高外屬尊重而與望
之有隙。故石顯與高相表裏以排之。望之之見
細也宜矣。

望之疾恭顯擅權。建白宜罷中書宦官。豈是大與恭
顯忤。恭顯奏望之堪更生朋黨相稱舉。欲以專擅權
勢為臣不忠。誣上不道。請謁者召致廷尉。時上初即

此致知格
物之不可

位不省召致廷尉為下獄可其奏後上召堪更生曰
 繫獄上大驚曰非但廷尉問耶以責恭顯皆叩頭謝
 上曰令出視事恭顯因使史高言上新即位未以德
 化聞於天下而先驗師傅驗謂考其罪既下九卿大夫獄
 宜因決免於是赦望之罪及堪更生皆免為庶人
 臣按先朝名臣歐陽脩有言自古小人說害忠
 良其識不遠欲廣陷良善則不過指為朋黨欲
 移動大臣則必須誣以專權其故何也夫去一
 善人而眾善人尚在則未為小人之利欲盡去
 之則善人少過難為一二求瑕惟指以為朋黨

惟自為朋
 竟赦言人
 朋黨惟言
 人朋黨言
 黨若君子
 何欲而亦
 畏哉而亦
 何哉而亦

則可一時盡逐至如大臣已被知遇而蒙信任
 者則不可以他事動搖惟有專權是人主之所
 惡故須此說方可傾之臣觀恭顯奏望之等一
 則曰朋黨一則曰擅權以其實考之望之等同
 心謀國古誼正君安有朋黨擅權之事而恭顯
 史高交相朋比專執政機是乃所謂朋黨擅權
 者恭顯等有其實而誣望之等以此名姦邪小
 人質亂黑白大抵如此史稱顯內深賊持詭辯
 以中傷人謂此類也而元帝惜然曾不之察其
 請召致廷尉則許之既知其無罪而出之矣及

請免為庶人又許之由君德不明故小人得以售其詐吁可歎哉

四月詔賜蕭望之爵關內侯給事中朝朔望復徵堪更生欲以為諫大夫恭顯白皆以為中郎上器重望之不已欲倚以為相恭顯及許史子弟皆側目於望之等許氏史氏皆外戚也更生乃使其外親上變事言地動殆為恭等宜還恭顯以章蔽善之罰進望之等以通賢者之路書奏恭顯疑更生所為白請考姦詐辭果服遂逮更生繫獄免為庶人會望之子伋亦上書訟望之前事事下有司復奏望之教子上書失大臣體不

敬請逮捕恭顯等知望之素高節不詘辱建白望之前幸得不坐復賜爵邑不悔過服罪教子上書歸非於上自以託師傅終必不坐非頗屈望之於牢獄塞其怏怏心則聖朝無以施恩厚上曰蕭太傅素剛安肯就吏顯等曰人命至重望之所坐語言薄罪必無所憂上乃可其奏顯封詔以付謁者令召望之急發執金吾車騎圍其第執金吾掌兵官也使者至召望之望之飲鴆自殺天子聞之驚拊手曰曩固疑其不就牢獄果然殺吾賢傅太官方上書食太官上膳上御食涕泣召顯等責問以議不詳皆免冠謝良久然後已

或鼓或罷或泣或歌

臣按。姦邪之臣。類多權術。足智數。惟其立心之不正。故不以爲善。而以爲惡。不以爲忠。而以爲欺。以恭顯觀之。彼知蕭望之之高節。不撓。非能忍辱者也。故致之於獄。是欲激之。使自殺也。而望之果自殺。彼知元帝之易於欺罔也。故始以召致。廷尉爲辭。而實則繫獄。後以少屈。牢獄爲辭。而實則避其自殺。使顯所事。纔中主。亦未必敢爾。惟其料元帝之闇懦。必不能我治也。是以爲之。而帝果不能治。揣度之工。計慮之巧。無一不然者。使用此心於爲忠爲善。其益可勝旣耶。

此元者善之長而必曰乾元亨利貞也

故曰。小人挾材以爲惡。惡亦無不至。司馬光之言信矣。夫擲殺師傅。罪之大者也。免冠權謝禮之微者也。以微禮而塞大罪。帝亦不能復有所問。徒卻食涕泣而已。顯於是時。雖外爲震懼。謝罪之形。而中實笑且侮也。必矣。故爲人君者。無乾健離明之德。而區區於婦人之仁。其不爲女奴臣之所玩者。幾希。

東都京房上疏。屢言災異。有驗。天子詭之。數召見房。時石顯專權。是時弘恭已外。房嘗宴見。問上曰。幽厲之君。何以危。所任者何人也。上曰。君不明。而所任者

巧佞房曰知其巧佞而用之耶將以為賢也上曰賢
之房曰然則今何以知其不賢也上曰以其時亂而
君弱知之房曰若是任賢必治任不肖必亂必然之
道也幽厲何不覺悟而更求賢曷為卒任不肖以至
於是上曰臨亂之君各賢其臣今皆覺悟天下安得
危亡之君房由齊桓公秦二世亦嘗聞此君而非笑
之然則任豎刁趙高政日益亂盜賊滿山何不以幽
厲上之而覺悟乎上曰唯有道者能以往知來耳房
因免冠頓首曰春秋紀二百四十二年災異以示萬
世之君今陛下即位以來日月失明星辰逆行山崩

泉湧地震石隕夏霜冬雷春凋秋榮隕霜不殺水旱
蠱蟲民人飢疫盜賊不禁刑人滿市春秋所紀災異
盡備陛下視今為治邪亂邪上曰亦極亂耳房曰今
所任用者誰歟上曰然幸其愈於彼愈猶勝也又以為不
在此人也房曰前世之君亦皆然矣臣恐後人視今
猶今之視前也上良久曰今為亂者誰哉房曰明主
宜自知之上曰不知也如知何故用之房曰上最所
信任與圖事帷幄之中進退天下之士者是矣房指
謂石顯上亦知之曰已諫房罷出後上亦不能退顯
也顯及五鹿充宗五鹿姓充宗各顯之黨也皆疾房欲遠之建言

宜以房爲郡守帝於是以前房爲魏郡去月餘坐事徵
下獄棄市

臣按京房之言於元帝者可謂深切著明矣上
曰已諭則是知顯之爲姦也而卒不能去者蓋
權倖之臣始則媚君以微寵終則劫君以固位
方其始也人主之知未深阿意容悅無所不至
苟幸入明夷之左腹則鍵閉之謀且工依憑之
黨日盛中外大權旣出其手則猶伏社之鼠不
可熏也穴墉之狐不可灌也又如在上育音育之疾
藥之不能達傳音音咽之癭近而不可割也惟明

智之君攻之有漸去之有方庶幾其可不然則
容養亦亡決裂亦亡夫元帝知顯之姦而卒不
之去者非不欲去不能去也其所以不能去何
也發車騎以圍大臣之第則其權可以擅與矣
殺蕭望之殺張猛殺賈捐之則其權可以擅戮
矣以外屬則史高爲之黨以中謁者則牢梁爲
之黨以外廷小人則五鹿充宗等爲之黨權勢
隆而黨援衆是其所以不能去也故聖人贊易
於姤之初六曰勿用娶女蓋以陰之方萌則抑
之制之而不使至於不能去也嗚呼微哉

石顯威權日盛。公卿以下畏顯。重足一跡。顯與中書僕射牟梁少府五鹿充宗結為黨友。諸附倚者皆得寵位。顯自知擅權。事柄在掌握。恐天子一旦納用左右以間已。乃時歸誠取一信以為驗。顯嘗使至諸宮有所徵。言奉使往該官司徵召而取發也。顯先自白恐後漏盡宮門閉。請使詔吏開門。上許之。顯故投夜還。稱詔開門入。後果有上書告顯。顯命矯詔開宮門。天子聞笑。以其書示顯。顯因泣曰。陛下過私小臣。屬任以事。羣下無不嫉妬。欲陷害臣者。事類如此。唯獨明主知之。愚臣微賤。誠不能以一軀稱快萬眾。臣願歸樞機職。受後

宮掃除之役。死無所恨。唯陛下哀憐財幸。以此全活小臣。天子以為然而憐之。數勞勉顯。加厚賞賜。賞賜及賂遺貲。一萬萬。

臣按顯之姦慝。夫人而知之。獨元帝未之知。爾恐一朝敗露而無所自容也。於是設為此謀。以固上意。而塞人言。其亦巧也已矣。昔有仕于州郡而爭貢舉者。甲有過。乙輒白之。居一日。甲墨其臂。若嘗文身者。乙喜。遽以白長史。長史呼而驗之。無有也。於是甲訴曰。凡乙之見誣類若此。自是乙之言不復入。而甲被薦矣。此閭巷相擠。

之小數而顯用之以誑其君元帝莫之察也吁
可歎哉

初顯聞衆人匈匈言已殺前將軍蕭望之恐天下學
士訕已以諫大夫貢禹明經著節者乃使人致意深
自結納因薦禹天子歷位九卿禮事之甚備議者於
是或稱顯以爲不妬譖望之矣顯之設變詐以自解
免取信人主皆此類也

臣按顯之此舉又以文已過而掩衆言後王鳳
既殺王章杜欽亦教之以舉直言極諫竝見郎
從官展盡其意使天下知不以言罪下姦邪之

臣巧於緣飾大抵如此賊莽宗之遂以竊國然
則顯之用志豈淺淺哉

吳主孫休卽位休權之子左將軍張布與丞相濮陽興皆
貴寵用事以伎巧更相表裏吳主喜讀書欲與祭酒
韋昭博士盛冲講論布以昭冲切直恐其入侍陰言
已過固諫止之吳主曰孤之涉學羣書畧徧但欲與
昭等講習舊聞亦何所損君特恐昭等道臣下姦慝
故不欲令人如此之事孤已自備之不須昭等然後
乃解也布皇恐陳謝且言恐妨政事吳主曰政務學
業其流各異不相妨也然吳主恐布疑懼卒如布意

廢講業不復使昭等人

臣按賈誼有曰帝入太學承師問道則德智長而治道得董仲舒亦曰彊勉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夫使人主德日長而智日明此天下國家之福而臣子之大願也故忠臣之心惟欲其君之務學傳說之告高宗是也姦臣之心惟恐其君之好學張布之沮吳主是也或見仇士良教其徒毋使人主親近儒生則以為此術自士良始士良事見後而不知三國之世已有如張布者矣儉邪用心不謀而合人抵如此然後之姦臣

惟誠意耳以知不誠之意惟正心可以知不正之心

又有反其機而用之者經緯雖設而所引多巧佞之徒儒臣雖接而所陳多蔽蒙之說與布異術而心則同人主皆不可以不察也

晉侍中尚書令車騎將軍賈克自文帝時寵任用事文帝魏宰相司馬昭也封晉王後追諡為帝賈克為昭弒魏帝髦以成晉篡武帝為太子克頗有力武帝司馬昭之子篡魏為天子故益有寵於帝克為人巧諂與太尉荀顛侍中荀勗中書監馮統相為黨友朝野惡之泰始中帝問侍中裴楷以方今得失對曰陛下受命四海承風所以未比德於堯舜者但以賈克之徒尚在朝爾宜引天下賢人共弘政道不宜示人

以私侍中任愷庚純皆與克不協克欲解其近職乃
 薦愷忠貞宜在東宮帝以愷為太子少傅而侍中如
 故會樹機能亂秦雍帝以為憂愷曰宜得威望重臣
 有智畧者以鎮撫帝曰誰可者愷因薦克純亦稱之
 遂以克都督秦涼二州軍事克將之任公卿餞於夕
 陽亭克私問計於荀勗勗曰是行辭之實難獨有結
 婚太子可不辭而留矣勗請言之因為馮統曰買公
 遠去吾輩失勢矣太子婚尚未定何不勸帝納賈公
 之女乎統亦然之初帝將納衛瓘女瓘晉三公為太子妃
 克妻郭槐賂楊后左右使后說帝求納其女荀顗等

皆稱克女絕美且有才德帝遂從之留克復居舊任

臣按賈克自司馬昭相魏時昭魏三公輔成篡

弒之事在晉室則為元功其實天下之大賊也

用事日久姦邪小人如荀勗輩朋而翼之惟恐

克一出外而失其所恃也故秦涼之行且赴鎮

矣而荀勗為晝結婚之謀且力稱克女之才德

於是克遂留而婚以成帝嘗謂其五不可矣見後

后德然內則楊后受郭槐之賂以主之外則荀

勗諸人更相從吏以助之雖帝初心之明至此

亦眩惑不能自決矣蓋姦臣用事未有不內結

宮闈外交羣小。而後能遂其所欲者。妃立而晉室之亂萌。先儒邵雍以為禍在夕陽亭之一語。而不在石勒長嘯上東門之時。豈不然哉。

賈克與任愷皆為帝所寵任。克欲專名勢而忌愷。乃薦愷為吏部尚書。愷侍觀轉希。克因與荀勗等承間共譖之。愷因是得罪廢於家。

臣按小人之害君子。其情狀非一。當庸闇之主。則顯擠之。恭顯之於蕭望之是也。當材明之主。則陰排之。賈克之於任愷是也。晉武雖未得為賢君。然非庸闇者比。又愷亦為帝寵任。而克欲

送吏部尚書以行其傾陷之術。小人險如此。

頌之則亦難矣。故前稱其忠正。宜在吏官。是欲奪其侍中之職。使不得在左右也。計既不行。又薦之為吏部尚書。天官之任重矣。然職在銓衡。非若侍中之近密也。其計既行。遂以事擠之。而斥廢焉。其亦可謂巧也已。昔趙堯欲奪周昌御史大夫之位。則勸高帝為趙王如意。擇貴疆相。而因薦昌。公孫洪嫉董仲舒。欲黜之于外。則言於武帝。使為膠西相。蓋高帝孝武皆明君也。而周昌仲舒之賢。亦見知於二帝。使一人誣之。以罪而顯擠之。未必見從。惟其陽借薦譽之名。而

陰施排擯之術故雖一帝之明有弗察焉此賈克之計所以得行於晉武也

梁武帝時中領軍朱异文華敏給曲營世譽得幸於上异善伺候人主意為阿諛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欺罔視聽遠近莫不忿疾園宅玩好飲膳聲色窮一時之盛每休暇車馬填門

臣按此梁史臣形容朱异之語也文華敏給則人主悅之矣曲營世譽則衆論悅之矣又能伺候上意而為阿諛此恩寵之所以益固也惟明主之觀人也不以文華而以德行不以虛譽而

以功實不以承迎已意為善而以規彌已過為忠如此則雖百朱异不能惑矣夫入則睚眦於前界伏如鼠出則橫恣於外貪噬如虎此姦臣之常態也故朱异既以阿諛得幸於上則以威福取賂於下矣人主不察但見柔而可喜又豈知其情態之真也哉

太子侍讀徐摘見上應對明敏寵遇日隆朱异不悅乘間白上摘年老憂泉石意在郡自養上謂摘真欲之遂出為新安太守

臣按婦欲顯其夫故入宮者必見妬臣欲顯其

奪官爵而贈以泉石意何厚也

君故入朝者必見嫉。使婦之用心如膠木。如蠶斯則不宜專其夫矣。臣之用心如秦誓之一介臣。其心休休焉。如有容則不宜專其君矣。方是時。异以姦諛得幸於帝。惟恐才能之出已右者。得進而分其寵。故雖區區一徐摛。且不見容。而必以計去之。然其言曰。摛年老愛泉石。欲求一郡自養。使帝以异言而質之。摛則其姦罔立見矣。然异敢於為此者。蓋揣帝之意。惟已足信。必不加質問。故也。後之姦臣。顯國擅政。不欲人主它有親任者。大率以術去之。如异者。蓋其一也。

東魏侯景與高澄有隙。

澄高歡之子。世專魏政。

內不自安。據河

南叛。請舉十二州內附。上召羣臣廷議。皆謂非宜。是歲正月乙卯。上夢中原牧守皆以地來降。且見朱异告之。异曰。此宇內混一之兆也。及景使至。稱景定計。以正月乙卯。上愈神之。然意猶未決。嘗獨言我國家如金甌無一傷缺。今忽受景地。詎是事宜。脫致紛紜。悔之何及。朱异揣知上意。對曰。聖明御極。南北歸仰。正以事無機會。難達其心。今侯景分魏土之半。以來自非天誘其衷。人贊其謀。何以至此。若拒而不納。恐絕後來之望。上乃定議納景。東魏高澄數遣書求復。

帝意亦頗其還故手

通好許正陽侯淵明還淵明宗室子淵明亦遣人奉
 啓上得啓流涕與朝宮議之朱异又言靜寇息民和
 實爲便司農卿傅岐曰高澄何事頌和必是設間故
 命正陽遣使欲令侯景自疑景意不安必圖禍亂若
 許通好正墮其計中异固執宜和上亦厭用兵乃從
 异言景以金二百兩餉异异受金不爲通啓景於是
 始爲反計鄱陽王範密以啓聞上以邊事專委朱异
 動靜皆關之异以爲必無此理自是範啓异不復爲
 通景反於壽陽以誅异及少府卿朱驥太子右衛率
 陸驗制局監周石珍爲名异等皆以姦佞蔽主弄權

悉到底

爲時人所疾故景託以興兵及景濟江圍臺城朝野
 共尤朱异异慚憤發疾卒上痛惜之特贈尚書右僕
 射時太清三年正月也三月城陷

五月武帝殂簡文立爲景所篡

臣按朱异以善伺上意爲阿諛取寵倖至謀國
 大事不論是非可否亦惟上意是聽侯景之降
 納之非策也异揣帝意在於得中原之土故勸
 而成之正月乙卯之夢帝嘗以語异异既爲諂
 語以媚帝矣及景使之來果云來降之謀決于
 乙卯蓋异教之使言以符合上意也帝不察而
 神之豈天奪其鑒使情焉若是邪夫景之叛魏

由其與高澄有隙也。既納景之降，則不當通澄之使。雖三尺童子，猶能知之。而異復揣帝意在於得正陽之還，故又勸而成之。通澄之和，是趣景之反也。異本儒生，豈蠢然無識者。其為此也，特欲富貴耳。用事三十年，廣納貨賂，田園第館，姬妾玩好，用於一時。惴惴焉，唯恐其失。故一切惟主意是奉，而不服為國忠謀。梁武甘其佞樂，其詐侯景之禍，朝野皆歸罪異，而帝獨不知之。方且哀憐於既歿之餘，而寵贈以非常之典。臨亂之君，各賢其臣，殆謂此邪。夫人君欲觀其臣

之邪正，大畧有二道焉。謀議徇國，不徇君，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處身徇義，不徇利，此正人也。反是則邪矣。異為大臣，而導諛贖貨，兼有二罪。梁武一弗之察，其致禍亂也宜哉。

以上論險邪罔上之情

大學衍義卷之十八 終

大學初集卷十八
 三
 大學初集卷十八
 三
 大學初集卷十八
 三



